

目 录

旧时代之死

上部：未成功的破坏

- | | | |
|-----|---------------|-------|
| 第一 | 秋夜的酒意 | (员) |
| 第二 | 不诚实的访谒 | (员) |
| 第三 | 反哲学论文 | (员) |
| 第四 | 空虚的填补 | (员) |
| 第五 | 小 诱 | (猿) |
| 第六 | 墙外的幻想 | (源) |
| 第七 | 莽 闯 | (缘) |
| 第八 | 死岸上徘徊 | (远) |
| 第九 | 血之袭来 | (远) |
| 第十 | 周到的病了！ | (苑) |
| 第十一 | 诊 察 | (愿) |
| 第十二 | 肯定的逐客 | (愿) |
| 第十三 | 秋雨中弟弟的信 | (怨) |
| 第十四 | 空谈与矛盾 | (员) |
| 第十五 | 无效的坚执 | (员) |
| 第十六 | 忏悔地回转故乡 | (员) |

下部：冰冷冷的接吻

- | | | |
|----|---------------|-------|
| 第一 | 到了不愿的死国 | (员) |
|----|---------------|-------|

二 月

- 第二 跪在母亲的爱之前 (月 圆)
第三 弟弟的要求 (月 圆)
第四 晚餐席上的苦口 (月 圆)
第五 否认与反动 (月 圆)
第六 重 迁 (月 圆)
第七 佛力感化的一夜 (月 圆)
第八 再生着的死后 (月 圆)
第九 泉在房中叫呀！ (月 圆)
第十 冰冷冷的接吻 (月 圆)
第十一 最后的悲歌 (月 圆)
第十二 打罢，人类的醒钟 (月 圆)
第十三 暴雨之下 (月 圆)
第十四 无常穿好芒鞋了 (月 圆)
第十五 送到另一个国土 (月 圆)
第十六 余 音 (月 圆)

旧时代之死

上部：未成功的破坏

第一 秋夜的酒意

凄惨寒切的秋夜，时候已经在十一点钟以后了。繁华的沪埠的杂字路上，人们是一个个地少去了他们的影子。晚间有西风，微微地；但一种新秋的凉意，却正如刚磨快的钢刀，加到为夏汗所流的疲乏了的皮肤上，已不禁要凛凛然作战了。何况地面还要滑倒了两脚；水门汀的地面，受着下午四时的一阵小雨的洗涤之后，竟如关外久经严冬的厚冰到阳春二三月而将开冻的样子。空间虽然有着沐浴后的清净呵，但凄惨寒切的秋夜，终成一个凄惨寒切的秋夜呀！在街灯的指挥之下，所谓人间的美丽，恰如战后的残景，一切似被恐吓到变出死色的脸来。

一个青年，形容憔悴的，年纪约二十三四岁，乱发满盖头上。这时正紧蹙着两眉，咬紧他的牙齿，一步一步地重且快，在这杂字路上走。他两眼闪着一种绿色的光芒，鼻孔沉沉地呼吸着，两手握着拳，脚踏在地上很重，是使地面起了破裂的回声。被身子所鼓激的风浪，在夜之空间猛烈地环绕着。总之，他这时很像马力十足的火车，向最后一站开去。

他衣服穿的很少；一套斜纹的小衫裤之外，就是一件青灰色的爱国布长衫。但他非但不感到冷，而且还有一种蓬蓬勃勃的热气，从他的周身的百千万毛孔中透出来。似在夏午的烈日下，一片焦土中，背受着阳光的曝炙；还有一种汗痛的侵袭，隐隐地。但有谁知道他这时脑内的漩涡，泛滥到怎样为止呢？

我为什么要在这深夜的冷街上跑？
我为什么呵？这个没眼睛的大蠢物！
人们都藏进他自己的身子在绣被中，
但我却正在黑暗之大神的怀中挣扎。
我将要痛快地破坏这存在中的一切，
唉，我并要毁灭我自己灵肉之所有；
世界的火灾呵，一群恶的到了末日，
人类呀，永远不自觉的兽性的你们！

他的两唇颤动着，他的神经是兴奋而模糊地。他觉着什么都在动摇；街，房屋，小树；地也浮动起来。他不住地向前走，他极力感到憎恶；好像什么都是他的仇敌。同时他又念了：

这样的夜有何用？
开枪罢！开枪罢！
敌人！敌人！
残暴者把持所有，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呀？

走不到半里，他无意识的将他的拳头举起，像要向前打去了。一边他又半吞半吐地咒道：

勾引，拖拉，嘲笑，詈骂；
四周是怎样地黑暗呵！
夜之势力的汹涌与澎湃，
我明白地体验着了。
但谁愿做奴隶的死囚？
荣耀的死等待着！
出发罢！向前进行！
这是最后的动作。

他的本身简直成了狂风暴雨。一种不能制止的猛力，向四周冲激；他走去，空气也为他而微微沸热了。一时，他立住，头似被什么东西重重地一击；精神震撼着，恍惚，他又抬起眼来；——天空是漆黑的，星光没有半丝的踪迹；宇宙，好像是一座大墓。但他并不是找寻星月，他也没有这样的闲心意。空际似落下极酸的泪来，滴到他的额角，他不觉擦了擦他自己的眼睛，仍向前跑了。

这时，在他的身后，出现四位青坪。从他们索索的走衣声听来，很可以知道他们之间有一种紧张，急迫，高潮的关系。当他们在街灯下辨别出前面跑着的影子是谁的时，他们就宽松一些，安慰一些，同时也就沉寂一些，脚步放轻一些了。

“前面？”

“前面。”

“是呀。”

“叫一声他吗？”

“不要罢。”

这样陆续发了几句简单之音以后，又静寂走了几分钟，一位说，

“雨来了，已有几点滴到我的面上了。”

“是，天气也冷的异样呵！”

另一位缓而慨叹的回答，但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四个注意力重又集中到前面的他的变异上。前面的人又想道：

将开始我新的自由了！
一个理想的名词，
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目的；
至尊极贵的伟大哟，
任我翱翔与歌唱。
——努力，努力，
你们跟我来罢！

朱胜瑀的变态，是显而易见的了。近两三日来的狂饮，和说话时的带着讥讽，注意力的散漫，都是使这几位朋友非常的忧虑。神经错乱了，判断力与感情都任着冲动，一切行为放纵着。实在，他似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开始他新的自由了。但有意无意间，却常吐出几句真正不能抑遏的悲语；心为一种不能包含的烦恼所涨破，这又使他的好友们代受着焦急。星期六的晚上，他们随便地吃了晚餐以后，在八点钟，李子清想消除朋友的胸中的苦闷，再请他们去喝酒。他们吃过鱼了，也吃过肉了，酒不住地一杯一杯往喉下送，个个的脸色红润了。话开始了，滔滔地开始了：人生观，国内外新闻，所努力的工作，家庭的

范围。清说着，他们也说着，一个个起劲地说着。但瑛却一句也不说，半句也不说，低头，努想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瑛却总想他自己所有的：——想他所有的过去，想他所有的眼前，并想他所有的将来。唉！诅咒开始了，悲剧一般的开始了。他想着，他深深地想着。一边他怀疑起来了，惭愧起来了，而且愤恨起来了。壁上的钟是报告十一时已经到了，他却手里还捻着一只酒杯，幻想他自己的丑与怨。正当他朋友们一阵笑声之后，他却不拿这满满的一杯酒向口边饮，他却高高地将它举起，又使劲地将它掷在地上了！砰的一声，酒与杯撒满一地。朋友们个个惊骇，个个变了脸色，睁圆他们的眼睛，注视着他和地。一边，听他苦笑说，“我究竟为着什么呀！？”一边，看他站起来，跑了，飞也似的向门外跑去。

这时，杂字路将走完了，他弯进到 酇二里，又向一家后门推进；跑上一条窄狭而黑暗的二十余级的楼梯，照着从前楼门缝里映射出来的灯光，再转弯跑进到一间漆黑的亭子间。房内的空气似磨浓的墨汁似的，重而黏冷。他脱了外面的衣衫，随被吞蚀在一张床上，蒙着被睡了。

四位朋友也立刻赶到，轻轻地侦探似的走进去。四人的肩膀互撞，手互相牵摸，这样他们也就挤满了这一间小屋。

有一位向他自己的衣袋里掏取一盒火柴，抽一根擦着，点着桌上那枝未燃完的洋蜡，屋也就发出幽弱的光亮来。棺材式的亭子间，和几件旧而笨重的床桌与废纸，一齐闪烁起苦皱的眉头的脸了。墙边是一张床，它占全屋子的二分之一，是一个重要的脚色；这时，我们的青年主公正睡着。床前是一张长狭的台桌，它的长度等于那张床子；它俩是平行的，假如床边坐着三个人，他们可以有同

一的姿势伏在台桌上写字了。他们中的一位坐在桌的那端，伸直他的细长的头颈，一动不动，似正在推求什么案子的结论一样。一位立在床边，就是李子清，他是一个面貌清秀，两眼含着慧光，常常表现着半愁思的青年。一位则用两手掩住两耳，坐在桌的这端，靠着桌上。一时，他似睡去了，微醉地睡去了；但一时又伸出他的手来拿去桌上的锈钢笔，浸入已涸燥了的墨水瓶中，再在旧报纸上乱划着。还有一位是拌着手靠在门边，他似没有立足的余地了，但还是挺着身子站在那里。这样，显示着死人的面色的墙壁与天花板，是紧紧地包围着他们，而且用了无数的冷酷的眼，窥视这一幕。

窗外，装满了凄凉与严肃的交流，没有一丝乐快之影的跳动。寒气时时扑进房里来，烛光摇闪着，油一层层地发散。冷寂与悲凉，似要将这夜延长到不可转不可知的无限。四人各有他们自己的表情，一种深的孤立的酸味，在各人的舌头上尝试着，他们并不曾互相注意，只是互相连锁着同一的枷桎，仿佛他们被沉到无底的深渊中，又仿佛被装到极原始的荒凉的海岛上去一样。迷醉呀，四周的半模糊的情调。不清不楚的心，动荡起了辽阔而无边际的感慨，似静听着夜海的波涛而呜咽了！

许久许久，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有时，一个想说了，两唇间似要冲出声音来；但不知怎样，声音又往肚里吞下去了。因此，说话的材料渐渐地更遗失去；似乎什么都到了最后之最后，用不着开口一般，只要各人自己的炮心感受着，用各人不同的姿势表示出来就完了。

夜究竟能有多少长呢？靠在门边的一个，他的身体渐渐地左倾，像要跌倒一下，他说了出来，

“ 什么时候了？”

“一点一刻。”

这端桌边的一位慢慢地回答他一下，同时看了一看他的手表。

“清哥，怎样？”那人轻问着。

“你们回去罢，我呢，要陪瑛随便地过一夜。”

清的声音低弱。

这样，第二重静寂又开始了。各人的隐隐的心似乎更想到，——明天，以后，屋外，辽远的边境。但谁也不曾动一动，谁也还是依照原样继续。这是怎样的一个夜呵！

忽然问，瑛掀动了，昂起他的头向他们一个个看了一下，像老鹰的恶毒的眼看地下的小鸡一样。于是他们也奇怪了，增加各人表情的强度。他们想问，而他抢着先开口道，做着他的苦脸，

“你们还在这里么？这不是梦呀，真辛苦了你们！”接着换了他一鼻孔气，“我的身体一接触床就会睡去，我真是一只蠢笨的动物！但太劳苦你们了，要如此的守望。你们若以为我还没有死去，你们快请回寓罢！”

声音如破碎的锣一样，说完，便又睡倒。

这样，“走，”颈细长的青年开口，而且趁势立了起来。他本早有把握，这样无言的严涩的看守，是不能使酒的微醉和心潮的狂热相消灭的。“顺从是最大的宽慰，还是给他一个自由罢！”他接着说，镇静而肯定的口吻。于是门边的一个也低而模糊的问，

“清哥，你怎么样？”

“我想……”清又蹙了一蹙眉，说不出话。

“回去。”决定者动了他的两脚，于是他们从不顺利中，用疲倦的目光互相关照一下，不得已地走动了。他们看了一看房的四壁，清还更轻轻地关拢两扇玻璃窗，无声

的通过，他们走了。一边又吹熄将完的烛光，一边又将房门掩好；似如此，平安就关进在房内。蹑着各人的脚步，走下楼去。

走出了屋外，迎面就是一阵冷气，各人的身微颤着。但谁的心里都宽松了，一个就开了他自然的口说道，

“他的确有些变态了，你看他说话时的眼睛么？”

“是呀，”清说，一边又转脸向颈细长的那位青年问道，“叶伟，你看他这样怎么好呢？”

“实在没有法子，他现在一来就动火，叫我们说不得话。”

“今夜也因他酒太喝醉了，”另一位插嘴，“他想借酒来消灭他的苦闷，结果正以酒力增加他的苦闷了。”

“他哪里有醉呢，”清说，“这都是任性使他的危险，我们不能不代他留意着。”

脚步不断地进行，心意不断地转换。一位又问，

“悦社书记的职，真辞了么？”

“辞了，”清说，“一星期前就辞了。但他事前并没有和我商量，事后也没有告诉过我，我还是前天 晕君向我说起，我才知道的。”

“什么意思呢？”又一位问。

“谁知道。不过他却向我说过一句话，——他要离开此地了。我也找不到他是什么意思。实在，他心境太恶劣了。”

清用着和婉而忧虑的口吻说着又静寂一息，叶伟和平地说，

“十几天前，他向我说起，他要到甘肃或新疆去。他说，他在三年前，认识了一位甘肃的商人，那人信奉回教。回教徒本不吃猪肉的，但那人连牛肉羊肉并鸟类鱼类

都不吃，实在是一个存心忠厚的好人。他说他的家本住敦煌，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现在安西亦有他的家，都在甘肃的西北境。那位商人常到新疆的哈密去做生意，贩布，锡箔，盐之类。据说地方倒很好，一片都是淡黄色的平沙，沓沓渺渺地和天边相联接。在哈密，也有澄清的河流，也有茂盛的林木。不过气候冷些，而生活程度倒极低，能操作，就能够活过去。那位商人曾和他相约过，告诉他安西，哈密的详细地址，及一路去的情形方法。嘱他有机会，一定可以去玩玩。那位商人还说，“那边的地方倒很好玩的，正像北方人到江南来好玩一样。”因此，现在瑛是很想到那边去一趟，据他说，已经有信写给那位商人了。”

伟说完，空间沉静一下，因为谁的心里都被这新的旅行兴所牵动。以后，清问，

“那边怎样适宜他的身体呢？”

“是呀，”伟答，“我也向他说过，你是有裁援月援的病，不能有长途的跋涉和劳苦。但他却说，旅行与大陆性的气候，或者对于他的精神与身体都有裨益些。因此，我也没有再说了。”

这样又静寂了一息，只有脚步节节的进行。另一位有意开玩笑似的叹，

“会想到沙漠那里去，他为什么不变一只骆驼呀！”

但伟接着就说，“我想，我想劝他回家去。在这样溷浊的社会里呼吸空气，对于他实在不适宜。往西北呢，身体一定不能胜任。我想还是劝他回家乡去；并且解决了他的婚姻问题。你觉得怎样？”

清答，“他实在太偏执了，他不能听我们一句话。”

“不，假如我们的决定于他真正有利益，那我们只好

当他是一件货物，任我们的意思搬运。”伟笑了一笑。

清辩护了一句，

“心境不改变，到底是没有药救的。”

“有什么方法呵？除安睡到永久的归宿之家乡去以外，有什么方法呵？”

一边就没有人再说话了。

这时相距他们的寓所已不到百步，他们走的更快；但各人还没有睡意，关于夜深，天冷，说了几句，就两两的分别开来。

第二 不诚实的访谒

当他们的脚跟离开了他的门限时，他几乎伏在他的枕上哭出声音来了。

他怎样也不能睡着。虽则微弱的酒的刺激，到此已消散殆尽；而非酒的刺激，正如雷雨一般地落到他的心上来。一边，他觉得对于友谊有几分抱歉；但有什么方法呢？他没有能力消灭他对于他自身的憎恨，他更不能缓和他对于他自己的生活的剧苦的反动，这有什么方法呢？他想坐起来写一封家书，寄给他家乡的老母和弱弟：他想请他的母亲对他不要再继续希望了！他从此将变做断了生命之线的纸鸢，任着朔风的狂吹与漫飘，颠簸于辽阔的空际，将不知堕落到何处去了！深山，大泽，又有谁知道呢？——他眼圈不自主地酸楚起来，昂起头看一下。但房内什么东西都不见，只见一团的黑暗，跑进到他的视线之中。他终于又倒在枕上而不想写信了！头昏沉沉地，周身蒸发着汗。当朋友们坐着时，他一动不曾动，现在却左右不住地辗转，辗转，他不知怎样睡才好。好像这并不是

床，——这是沙漠，这是沙漠，他已睡在沙漠之上了！枯燥，凄凉，冷寂，紧贴着他的周身。北极来的阴风，也正在他的耳边拍动；骆驼的锐悲的鸣声，也隐隐地可以听到了。怎样的孤苦呵！一时似睡去了，但不一时又醒来。左脚向床板重敲一下，仿佛他梦中的身子，由壁削千仞的岩崖上流落去一样。

东方一圈圈的发白。人声如蝇地起来，远远的清弱的声音，也逐近到他的房外，变做复杂与枯涩。他这时神经稍稍清楚一些，耳内也比较净朗一些；他辨别出屋外各色的怪声来：——呜呜，呜呜，汽车跑过去了。咯，咯，咯，卖馄饨的打着竹筒来了。“冷来死，”女子卖媚地说道；但哈哈哈哈哈，男人接着笑了。少孩子又有咽，咽，咽的哭泣声；一边，卖大烧饼油条的，又高声喊着。此外，骂“死乌龟”的，卖火熟包子的，货车的隆隆的震耳的响，脚踏车的喔喔的讨厌的叫；唉，他不愿再静着他的耳朵做受声机，各种奇怪的震动，有的是机械的，有的从口腔里出来，尖利，笨拙，残酷，还有的似悲哀；实在，他听不出这其中有什么意义存在。他想，“这不过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沪埠的 酝二里的一个秋天早晨的一出独幕剧。”随即他翻过身子，勉强地想再睡去。

正在这时候，有人推进门来，是清伟二君。这倒使他吃了一惊，似乎他们昨夜并没有回寓去，只在他的门外打了一个盹，所以这么早，就进来了。一边，他们本是絮絮地谈着话走上楼的，但一进房门，就不说了。只用慈惠的眼睛，向他的床上看了看，似代替口子的问好。于是一位坐在床边，一位仍坐在昨夜坐过的桌旁。

清几次想说，颤动着两唇似发音的弦一般，但终冲不出声音来。他这并不是胆怯，实在不知道拣选出哪一句话

讲，是使床上的朋友投机。一时他转过脸看一看伟，似授意请他先发言；但伟不曾理会，清也只得又默默地视在地上。

伟正用着指甲刨着桌上的烛油，昨夜所烧过的。他将它一块块的抛到窗外去，小心地，含着几分游戏的意味。一时，他又挺了一挺他的胸部，鼻上深吸进两缕清冷的空气，似举行起新呼吸来。但接着就缓缓地说话了，

“我下午要去领这月份的薪金，领来我一定还你一半。还想去买一件马褂来，因为天气冷得太快了。——假直贡呢的，三块钱够罢？”

于是清抬起头答，

“我的暂时不要还，我横是没有什么用。前天拿来的三十元，除出付十元给房东，昨夜吃了三元以外，其余还在袋里，我没有什么用了。”

“这月的房租你又付他了吗？”伟立刻问。

“给他了，连伙食十元。”清答。

“我曾对他说过，还是前天早晨，叫他这月的房钱向我拿，怎样又受去你的呢？”

一边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一擦鼻子。清微笑地说，

“你的月薪真丰富呵！二十四元，似什么都应付不完了。”

“不是，”他也自己好笑的辩论，“我已向会计先生说妥，今天拿这月的，明天就拿下月的，我要预支一月。”

“下月你不生活了么？”一个无心反诘了一句，一个却窘迫似的说，

“你也太计算的厉害了！这当然是无法可想，——有法么？总是用的不舒服；还是增加下月的不舒服，得这次

的舒服些。不见没有理由罢？会计先生也说，‘朋友，下月的三十天呢？’我答，‘总不会饿死罢？’现在连你也不原谅人的下计。”

他停止了；一息，又说了一句，

“还为瑀着想。”

但二人的谈话没有再进行。一提到瑀，似乎事情就紧迫起来，也不顺利起来。

阳光忽然从东方斜射进窗角，落在墙上很像秋天的一片桐叶。但不一刻，又淡淡地退回去了。

这时又有二人上楼的声音，脚步停止在他们的门外；一息，也就推进门来。无疑的，仍是昨夜发现过的两位，一位名叫方翼，一位名叫钱之佑。他们带着微笑，仔细而迟钝地看看床上一动不动的瑀。于是翼坐在桌边，佑立着吃吃说道，

“奇怪，奇怪，在 酤二里的弄口，我们碰着一个陌生人，他会向我们笑起来，莫明其妙地。我们只管走，没有理他，而他却跟着我们来了。我偶一回头去，他又向我笑，还要说话的样子。我始终没有理，快走了两步，走进屋里来。奇怪，他有些什么秘密告诉我呢？在上海这种人多有，其目的总是路费没有，向你借贷一些。”

“或者他有些知道你，你该和他招呼一下。”伟一边翻着一本旧《大代数学》，一边说。

“怎样的一个人呢？”清无心的问。佑答，

“蓝布衫，身矮，四十岁左右，似乡下人，似靠不住的乡下人！”

没有等他说完，楼下却送上女子的娇脆的唤声来了，

“朱先生！朱先生！”

“什么？”伟问，随将他的头伸出窗外。他就看见蓝布

衫的乡人走进屋子里来。女子在楼下说，

“一位拜望朱先生的客人上楼来了。”而伟回头向窗内说，

“奇怪的人却跟你到这里来呢！”

可是朱胜瑀还一动不曾动简直不是他的客人一样。一边是走梯的声响，一边是咕噜的自语，

“真不容易找呵，梯也格外长，狭。——这边么？”

前个奇怪的佑，这时真有些奇怪，他窘着开了门去迎他进来。

他是一个身材短小，脸圆，微有皱，下巴剃的很光的乡人。他常说常笑，还常笑着说，说着笑的。任什么时候，他都发同样高度的声音，就是跑到病室和法庭，他也不会减轻一些。而且也不想一想，他所说的话究竟有什么意思没有。总之，他什么都不管，短处也就很多了：——废话，静默的人讨厌他，即多嘴的妇人也讨厌他。而且爱管闲事，为了小便宜，常爱管闲事。虽讨过几次的没趣，被人骂他贪吃，贪东西，甚至要打他，但他还是不自觉的。在他是无所谓改过与修养。因此，现在一进门，话又开始了，

“唉，满房是客，星期日么？李子清先生也在，你是长久没有见过面了，还是前年，再前年见了的。今天是星期日么？朱先生还睡着，为什么还睡着？听说身体不好，不好么？又是什么病呢？受了寒罢？这几天突然冷，秋真来的快。我没有多带衣服来，昨夜逛屋顶花园，真抖的要命。喝了两杯酒，更觉得冷，硬被朋友拉去的。不到十一点也就回来了。我不愿费钱在这种地方。昨夜游客很少，为了冷的缘故罢？上海人也太怕冷了，现在还是七月廿外。不过容易受寒，朱先生恐怕受寒了吗？苦楚，他是时

常有病的！”

他哪里有说完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在房中打旋，看完了个个青年的脸孔，也对着个个脸孔说话。这时清忍不住了，再三请他坐，于是打断他的话。他坐下桌的一边，还是说，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不到一分钟，又继续说道，

“朱先生患什么病？看过医生么？不长久？药吃么？就是生一天病，第二天也还该补吃药。朱先生太用功了，乡里谁都称赞他用功，身体就用功坏了。身体一坏，真是苦楚，尤其是青年人！——这位先生似身体很好？”

他还是没有说完，竟连问句也不要别人回答。只眼不住地向大家乱转，又偷看房的四角。清有些讨厌了，于是——一到这“好”字，就止住他解释道，

“瑀哥没有什么病，不过有几分不舒服。”一边又丢眼给伟道，“请你去泡一壶茶罢。”

伟起立，来客坚执地说，“不要去泡，我是喝了很多来的，不要去泡。”清说，“我也口干的很，虽则没有多说话。”来客无法了。

伟向桌上拿去一只白瓷的碎了盖的大茶壶，一边吹了灰，似有半年没有用过它。方翼说“我去泡，”他说“不要，”就下楼去了。

来客接着又问，可是这回的语气，却比前慢一些了。或者因他推演他的三段论法，“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不舒服就是病，身子好，还有什么不舒服呢？”

这时候在床边作半坐势的钱之佑却说道，

“心不舒服。”心字说的很响，或者也因来客的眼睛，常圆溜溜的盯住他的缘故。

于是来客静默了一息，房内也随之静默了一息。来客